

生命与爱的赞歌

评龙仁青《次洛的可可西里》
刘大伟

龙仁青的儿童文学《次洛的
可可西里》(青岛出版社),采用内倾
型的叙事方式,以牧区孩童次洛回
家的叙事为切入点,呈现了可可西里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表现可可西
里动植物生活习性与草原人民生活方
式时,作家的笔墨既有民族志式的
深描,也有在场者的熟稔。在我看
来,作家的写作重心并没有停留在
向他者介绍青海高原地方性知识的
层面,而是旨在通过绿绒蒿、牦
牛、雪豹等动植物与牧民等人之间
的多重关系,探寻自然万物彼此依
存的生命关联,以及“万物相爱”
的情感基础。

在人们的惯常认知中,可可西
里是“生命的禁区”,然而小说中的
他”这样依然若失的爱情悲剧中,
作者也隐晦地阐释了爱情悲剧在美
学上的升华。

因此,我认为用“往日情感”
作为书名的深意,就在于将“情”
“思”融合,置于隐性表达之中,这
也许就是散文的至臻境界,所以,我
特别欣赏《往日情感》一书的“后
记”。

作者认为:“‘往日’其实就是
某种意义上的‘故乡’,人生不
过就是对‘故乡’永远的回望。按
照德国诗人诺瓦利斯的说法,哲学
乃是一种‘思乡病’,只有当这种
回望代表着被种种因素掠夺了的故
乡和自然时,哲学才有获得真理的
可能。回忆之于个人,正如历史之
于人类。文学的回望,除了哲学的
意义外,还是要从往日找到情感的
支撑,以此获得前行的力量。情感
的力量大概是所有的力量中最大、
最持久的。”这就是这本散文集的
灵魂所在,“真实性”和“审美
性”价值既是历史的回声,又是文
学当下“人性”表达的终极追求。

作者还说:“回忆乃人的天
性,它让历史成为人的生命的一部
分。一个作家,负有不可推卸的
‘记忆之职责’。记忆、文学的回
忆乃是为了对抗时间的掠夺。”是
的,文学的记忆是为了对抗时间的
掠夺,而作者强调的“往日情感”,
却是另一种哲学的思考,那就是
在时间的流逝中,人类之“爱”
是文学所要表达的最高情感和情
境。

由此,作者对文学的最高企盼
就是人类的大爱永不消逝。“往日
情感”是沉淀,一种沉默——散
文的全部隐喻性就停留在这样的哲
思境界中。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时
间是不可逆的物质运动,而正是文
学的表现,将时间变成了可逆的“
往日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部散文集让我对贾梦玮才情和思
想的升腾表示敬佩。

但愿我们的文学,无论是虚构
还是非虚构作品,永远保持着不能
泯灭的人性——这是作品“情”
与“思”的灵魂港湾。

(作者系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
深教授)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对“爱”
的理解与表达相当开阔,这一点可
从动植物之间隐秘的交流互动中窥
见一斑。一般而言,雪豹是牦牛
的天敌,二者之间除了扑杀和反抗,
几乎找不到温情的可能。雪豹妈妈
咬死了小牦牛“嘎娃”,我们以为
这是自然界里再正常不过的一件
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居
然成了雪豹妈妈的一块“心病”,
几经煎熬,它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
的时机,为金丝牦牛叼来一整只岩
羊——它想以此作为补偿,为失去
孩子的金丝牦牛送来它心目中的美
味。牦牛当然不会食肉,在爸爸的解
释下,次洛似乎也明白了这些动物
之间除了猎取与反抗,可能也存在
一种超越食物链层面的、与尊重生
命有关“动物式表达”。类似的表
达同样体现在植物绿绒蒿身上——
每当夜幕降临,气温变得寒冷时,
绿绒蒿会将自己的花瓣收缩起来,
形成一个温暖的“花房”,为采集
花蜜的昆虫保暖。缘何如此?次洛
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是妈妈把自己的
爱给了这片草原,所以草原上的
动物和植物都有了这样的爱,这种
爱不断传递,最终成就了他引以为
豪的可可西里。

随着“爱”的不断延展,我们
也看到夹杂其中的冲突与波澜。作
家想要告诉小读者的是,“爱”的
背后,也会存在一些矛盾性因素,
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但可以将其不
利的一面降到最低程度。譬如,次
洛在回家途中,遭受了饥饿的折磨
和乘客的嫌弃,无奈的他下车步
行,但很快遇见了乐观的卡车司
机,尽管肚中饥饿,但卡车司机用
欢快的歌声抚慰了他难过的心情。
又如次洛的父亲得到了一辆新摩
托车,当他兴高采烈地去骑车时,
次洛的母亲却发生了意外,从此再
也没有回来。这里面有个细节非常
精彩——黑牦牛“独角兽”疯狂地
顶翻了次洛父亲和他的新摩托车,
直至将摩托车毁为一堆废铁。为什
么呢?如果次洛的父亲没有被新摩
托车所吸引,善良的女主人就有可能
免遭意外。作家借用牦牛的认知,
委婉地表达出草原文明被现代文明
松动后的无奈。作家并没有刻意去
渲染它,而是将读者的注意力转向
生命教育的维度,让孩子们知道生
命脆弱,每时每刻都需要彼此的珍
视和保护,更需要爱的及时表达。

故事中的次洛和小牦牛都失去
了母亲,父亲的回答是她们去了
很远的地方。次洛将内心的疑惑转
变为“爱的守望”,将成长的足迹留
在了那些身居高寒之地,却依然热
烈绽放的绿绒蒿花丛中。

(作者系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发布报告——

网络文学类型创新引领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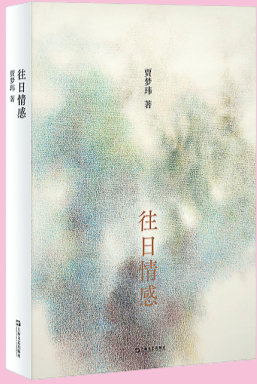
本报电(魏小雯)2024年,
网络文学在创作、传播及IP转化等
方面不断突破,展现出多元化创新
与产业化升级的强大动力。近日,
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指导、扬
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主办的“融
媒体大众化文学精品:2024年度网
络文学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会
上发布了《融媒体大众化文学精品
: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2024年
网络文学观察》报告,对过去一年
的网络文学发展新趋势进行深度解
析。

报告指出,2024年,网络文
学原创内容迭代升级,类型创新进
一步“破圈”,“数据库”化趋势愈
加明显。以《十日终焉》等“规则
怪谈+无限流”类型的作品为代表,
越来越多网络作家探索整合多种
元素,突破传统类型框架,创造
更具吸引力的内容。

同时,“国潮”写作在2024年

“情”与“思”的灵魂港湾

丁帆



贾梦玮作品书影

天下文章,全凭一个“情”字
了得;大千世界,无非用一“思”
字看取人生。前者是指优秀的文学
艺术怎样选择题材,怎样运用情感,
这是要靠作者的灵性来解决的
难题;而“思”的表达,则取决于
一个作家的阅历、生活经验和学
识,以及价值观的高度,作家要将
其有机地融入作品。二者是文学创
作,尤其是广义的非虚构散文创作
中一组充满矛盾的悖论。如何解决
这组矛盾,也正是贾梦玮几十年来
孜孜不倦探索与追求的。从《红颜
挽歌》到《往日情感》,近30年
来,他盘桓纠结在这样的艺术抒写
当中,终于有了一种清醒的认知,
让自己的散文有了属于“自我”和
“存在”的特质。

1999年,我和贾梦玮一起去
北京参加了李元洛、周实先生在岳
麓出版社主办的“长河随笔丛书”
出版发行仪式。一晃20多年过去
了,如今看到贾梦玮的新著《往日
情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阅
读过后,十分惊喜。一眼看出,他
的散文文字更老到了,艺术更成熟
了,其深邃的人文哲思内涵更令人
击节。

如今,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修订版《红颜》,去掉了“挽歌”
二字,便可见作者价值观的一种重
新定位。几十年过去了,中国文坛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名的修
改说明作者在这近30年的编辑生
涯中,阅文无数,阅人无数,修
炼出一种更深邃的思想表达方法,
更具艺术的穿透力和多义性。正如
作者所言,“我不只为她唱‘挽歌’
,也是为了我自己”。为自己也正是

贾梦玮哲思的深化——不仅仅是
当年对女性的“同情和怜悯”,更
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突
破女性的视域,在回看“自我”
“本我”中,寻觅共同人性的“存
在”。

当年,我曾在《红颜挽歌》书
序中说:“这是一个由理性到感性
的发展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作者思想深邃的一面;同时,我们
亦可看出作者在艺术上尚不够圆熟
的一面。但我以为,凭着他的灵性
和感悟,一定会在散文创作领域内
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果
不其然,近30年的人生沧桑,让
作者更参透了人生的况味,俯瞰着
这熙熙攘攘的世界,将“情”和
“思”融合为散文创作的精髓。这
是《往日情感》更上层楼的标志
性艺术结晶。

毫无疑问,《往日情感》使用
的是情感与理性交叉和交织的两
套笔墨,在纷繁现实的现实世界
中,人与物的风景描写中,充满着
人性审美的篇什。开首一篇《地铁
上也有生离死别》将一幅幅现实
世界的画面,镶嵌在古今中外的
历史钩沉和沉思画境中,作者在展
现画面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跳出
哲思箴言。作品由“情”上升到
“思”的飞跃过程,和一般传统散
文中“夹叙夹议”的手法不同,它
引领读者走向更高的哲学思考境
界。正如作者所言,“地铁成为一
个独特的场域”“地铁不仅助我
每天上下班,也让我通过另外一扇
窗口看人,看人生——人在地铁
,人生免不了是另一种状态,别一
样的心情……地铁上有‘境’。拥
挤不堪的地铁车

厢,也有美好的‘境’”。在这
里,地铁不仅是艺术性描写的场
域,还是作者抒发情感和哲思的
表达场域。地铁每天吞吐着熙熙
攘攘的人群,同时也吞吐着千万
不同的人生悲喜剧,在人间和人
生的“十字路口”,作者纵横捭
阖,甚至调动了许多艺术手段——
电影、音乐、绘画,组接成现实
与历史并存的审美长镜头,使作
品具备了一种“大散文”的艺术
和思想容量。

当然,最打动读者的抒情描
写,是击中人性深处最柔软的那
种“往日情感”。那些篇章让我
泪流不止。《摇篮》那种母亲站
在泛黄历史镜头下的心灵悲剧影
显,是带着自己母亲心灵创痛的
泣血之作,“摇篮绳断”对于那
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来说,是一辈
子几代人的痛苦,“这是人类最
大的悲剧和极罪之一”。“情”
与“思”的高度融合,充满着人
性审美的慨叹。

把“往日情感”的“往日”
视为“故乡”,则是一种奇妙的
哲思遐想,在记忆的历史年轮
中,发现“自我”与“存在”的
意义,这使贾梦玮的散文具有了
较高的哲学意蕴。在《往日情感
》里,无论是“两小有猜”的童
年记忆,还是“男儿有泪”的朦
胧早恋,都是真实有趣、纯洁无
邪的隐秘故事抒写,即便在“失
去”中,少儿时期的我对流浪狗
的本能怜爱,亦是人性向善的歌
咏。这里鲜有议论,但不是没有
哲思的表达——如果说是“两
小有猜”最后一段是对“两小
无猜”爱情的放下和释然,那么,
在“男儿有泪”中,最后一句“他

深描边疆卫士的精神世界

——评王族长篇小说《零公里》

傅逸尘

些厚重温暖的军旅内在经验,依
然顽强地保留着它本原的面目和
质地。

《零公里》没有采用较为常见
的线性叙事结构,而是具有显明
的散文化特点。小说由一系列片
段性故事连缀而成,以“昆仑卫
士”荣誉称号的评选为核心线
索,串联起青藏高原汽车兵“上
山、下山”的日常生活。捷克作
家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是运
用虚构的角色所写出的长篇综合
性散文……小说具有综合的力量,
就像复调音乐,能把一切结合成
为统一的整体。《零公里》篇章
间彼此独立,但却有内在的情
感和精神线索勾连,一组有血
有肉、有情有爱、有声有色的
军人群像共同凝结为“昆仑卫
士”这一大写的精神主体。

《零公里》通过聚焦个体军人
命运,书写高原汽车兵与恶劣自
然环境和艰苦生存条件抗争搏斗
的故事,描摹单纯的军旅生活背
后,人物的家庭境遇和情感状态
。在这条运输线上,汽车营的官
兵们要面对暴雪突至、风沙侵
袭、高原缺氧、身体患病、情
感缺失、心灵重压等考验,而远
隔千里的家人更时时让他们牵
肠挂肚。副连长肖凡时隔三年
回家探亲,然而无论他和妻子林
兰怎样努力,女儿仍然叫他叔
叔。田一禾与马静在通信中确
立了恋爱关系,但一直没有见
面,待马静从兰州来新疆看望男
友,得到的却是田一禾已经牺牲
的消息。她说:“我们谈了一场
恋爱,连面对面看对

方一眼也没有,连手也没有拉过
一次。”为了实现爷爷的心愿,
也为了接续那支驳壳枪所承载的
精神血脉,年轻的战士于公社因
殉职,这则如梦似幻的故事串联
起祖孙三代人的戎边往事。这
些真实甚至有着人物原型的故
事,凸显的是高原军人生存的艰
苦、奉献的崇高。

除了完成肩负的使命任务外,
小说还呈现了高原军人对生命尊
严和意义的执拗守护。战士邓东
兴近乎偏执地要在不见绿色的多
尔玛玛活三棵树上,然而他悉心
守护的“绿色神话”却被一场
无情的暴风雪摧毁。那些寄托
着汽车兵特殊情感的军用卡车,
在高原上、达坂下、营房里,如
亘古般久远,却又静默无言。“
有一辆车在山上跑了20多天,
下山后停在院子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轰的一声散成了一
堆铁。驾驶员向连长报告:连
长,我的车‘累死了!’”这一
声报告连同那轰的一声,振聋发
聩。在汽车营老兵面临转业时,
卡车发出的一声声笛鸣,实际
是老兵们内心声音的传达。

王族在《零公里》中,经由大
量心理、幻觉以及梦境描写,深
度探寻军人的内心世界,极大拓
展了作品的内涵,也为作家提供
了感受、发现高原军旅内在经
验的别样视角。小说中反复出
现的库地达坂、多尔玛、三十
里营房等是普通人无从想象,一
辈子也难以抵达的地方。在这些
空

间里,小说中的人物在与动物、
植物、山水、气候等自然物象
的对话中,始终保持着孤独。他
们经常是一个人行动,独自面对
已知的困厄和未知的风险,甚至
是替战友承担风险,用自己的死
换取战友的生。这样的行为逻辑
暗合昆仑山的象征意义。

书名“零公里”便是对昆仑山
象征意义的指认与强化。“一上
山、一下山就是一年”的时空对
位,隐喻着空间对时间的置换。
昆仑山的根系在军人身上到处
扎,扎下的是病痛隐疾,是融入
血脉的精神传承。最终,“昆仑
卫士”荣誉称号授予了在昆仑
山扎根最深的汽车营集体以及
“托体同山阿”的五名烈士。他
们的肉体没有时限,而是以“昆
仑卫士”的精神形态和昆仑山融
为一体。小说结尾处,李小兵
转业后留在叶城,继续从“零公
里”出发维护新藏公路,清晰
标示出空间的延伸以及附着在这
重空间之上的历史延宕。

王族试图发现并探寻那些沉
没在历史进程中的鲜活人物和
元气淋漓的生命,进而揭示出高
原军入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精神
传统。田一禾、李小兵、李大
军、李彭程、丁山东、卞成刚
、于公社……作家对这些人物
的想象和塑造,最终聚拢起来的
不仅是单一人物的形象,更凝聚
起一种厚重的精神存在。这种精
神存在,专属于纯粹、质朴而又
激情燃烧的年代,带有英雄主义
的独特质感和光泽。高原军入
身上那种深沉、执拗、果决的
素质,具有一种难以言明但迷人
的特质。作家以感同身受的情感
契合和精神共鸣抵近戎边军人
个体生命的“存在之境”,彰显
出极端境遇中意志、信念和精神
传承的力量。

(作者系辽宁省作协特聘签约
作家)

